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1-12

齐鲁晚报

2020年3月7日
星期六好
读
书
读
好
书

□ 美编：曲鹏
□ 编辑：曲鹏
□ 继红



《时间会说话》
夏立君 著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《时间的压力》
夏立君 著
译林出版社

凭借《时间的压力》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之后，山东作家夏立君最近又出版一部以“时间”为关键词的新作《时间会说话》。检视数千年这一“时间单元”，作家感受到时间的压力，不论是来自对风骨的坚持，还是对人格的自我期许，均来自内心。

夏立君：沉浸在时间的河流里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曲鹏

以时空中的古人 映照自己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：2018年您以《时间的压力》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。去年您又出版了《时间会说话》。“时间”应当是这两本书的关键词。您希望在时间这不息的河流里捕捉到什么？以时间一词来表达什么？

夏立君：《时间的压力》是一部解读古人之书。这种解读显然离不开具体的历史时空。《时间会说话》是一本散文选集，大多数篇章亦与历史与传统相关，那些写个人经历之作，是个人时空，也必然是现实时空。“时间”在文章中可说是一个宏大又细微的尺度。人是有历史感受与记忆的生灵。消逝的时间形成历史，现实又可视作历史的延伸与成长。

从时间的连绵不断来讲，古今实际同处一个大“时间单元”。无始无终的是物理时间，与人生社会关联的是有限时间。后者才会有“压力”才会“说话”。每个人只能生活在时空的一个节点上，也即一个六七十或七八十年的“时间单元”里。为某事支出多少时间，人是会有价值考量的。忙碌一年却没挣到钱的人，会说今年白干了。但时间价值非金钱能衡量。对属于我的这个极有限且难知何时停止“供应”的“时间单元”，怎么使用，能不能让这段时间有点质量，不能不重视。思考古人在他们时空里的生存奋斗，映照自己的此生此世此时此刻。这应当就是以时间为核心，贯串我文章的一种捕捉与表达吧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：您对笔下古人，抱着“理解之同情”这一态度，这可视为您的一种自觉吧。

夏立君：抱“理解之同情”态度，打开自己，我觉得是解读古人的前提。就跟生活中交朋友一样，若把自己搞得像个闷葫芦一样，别人为何对你敞开怀抱呢？现代人的时空纵深更大，视野更开阔，理应比古人更能理解古人，古人看不清的东西，今人应当有更多的看清的可能。

缺少深度的批判反省 不利于传统高品质再生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：您的感受与思考总是深度关联传统，您认为传统在当下的意义是怎样的？

夏立君：传统在当下的意义，是个大问题，只能勉强说一说。“文艺复兴”显然不是古希腊、罗马传统的简单复制，实质是一场

传统的凤凰涅槃，其成果就是知识与精神的现代性再生。块头巨大的中国传统，在古代始终未遭遇更强大文明的挑战，以朝代为单位自我克隆，直到清亡才算结束。就像同一个人，一次次倒地又顽强站起来。这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悲壮奇迹。先秦就奠定了这一传统的生机。中华文明命不该绝。有辉煌传统跟随我们身后，是光荣，也是宿命。时下的传统热，多表层喧嚣，少建设性再生性。对传统若缺少批判反省的深度，反而不利于高品质再生。

明治维新时的日本，抱“脱亚入欧”姿态，蜕变演变非常快，但最终还是东方底色。就像个体自恋过多会导致其自我陷入困境一样，一个民族若在传统上陷入自恋也必定妨碍其再生。再生过程必定是漫长艰难的。以鸦片战争为标志，历经百多年艰难抗争蜕变，终于能以今日这种姿态站在世界上了。当下生活面貌的确立，改革开放功不可没。此过程必定将持续。这是社会的主流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：上世纪末，您到新疆喀什支教时，所带有限书籍中，却有一套《李太白全集》。您这两本书里写李白占了较大比重，行文充分流露了对这位大诗人的偏爱。同时，您对李白的批判也相当尖锐，并不把李白视为心目中理想的文人人格。您是如何处理这看似矛盾的表达的？

夏立君：我的确比较喜欢读李白。他是个毛病很多的人，是个责任心极稀薄的人，不止不会当官，除了写诗，他什么角色都干不好。他这个人，他的诗文，特别鲜活，最少腐朽最少伪饰。我读他时，很容易快乐；我写他时，最放得开。李白在中国文化背景上是个另类。我与杜甫、陶渊明等人物相近的古人都不太难，但找个“小李白”很难。李白的敞亮坦白，令我感到只有把他与普希金、拜伦、雪莱等现代西方诗人放在一起才是合适的。“蝴蝶忽然满芳草……”（李白诗句）我把文章命名为《忽然来了个李太白》，我说“李白带着一脸梦幻般的忽然神情……”“李白忽然就来了，忽然就走了”。

我的确不把李白当作理想的文人人格。写文章时若能有点李白的自然天真大气就好了，做人的话还是像杜甫那样对自己要求严格一点，多点责任感比较好。李白绝不中庸。我大约算是比较中庸了。对他的褒贬，除了努力还原他的生存时空外，还试用现代哲学心理学这把尺子来量他。从他身上，我以为我读出来了一点古人及其他现代人未读出的东西。

个人成长空间在扩大 却容易迷失自我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：曾经与您有过一起参加采风经历，印象中您是喜欢独处的。书中也每每写到，您常独自一人行走远方。您的文章激情与理性同在，思考与感受直逼人心，又有种苍茫雄浑的审美效果。您如何做到这一点？

夏立君：我大约是有些孤僻的。我觉得，适度的孤独是创造性生活所必需的。我对热闹总是有点排斥与警惕。这种禀性在儿时就初露端倪了。三十多岁时，我主动争取去新疆喀什工作三年。我总是放弃乘飞机往返的待遇，一个人不断换乘各种车辆，一次次游荡于古老的丝绸之路。两个人在路上，与一个人在路上，是完全不同的境界。稍一热闹，往往就感觉什么都没了。曹操的诗文，就有种一人独对苍茫宇宙的大丈夫气。我喜欢这种气息。曹操有千军万马，但精神上绝对是单人独骑。大作品必具大时空，必苍茫。《史记》《红楼梦》如此，《登幽州台歌》《兰亭集序》等亦如此。后者是篇制小却同具苍茫境界，常常是越苍茫越细腻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：当下的现实是喧嚣与功利的，您对处世与自处怎么看？

夏立君：这的确是一个越来越喧嚣的世界。个人成长空间无疑在扩大，但却很容易在此间迷失自我。养成定力，追问自我，保持自省，很重要。一不小心，就有可能弄丢“自我”。说到底，能不能成点事，活出生活的意义，根源于有一个怎样的自我。让自我有点力量，又能忘我，清楚责任与义务，才能让处世与自处保持常识状态吧。

没有哪本书非读不可， 读写结合，以读促写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：您最近在从事哪方面的创作？

夏立君：为创作《时间的压力》，我沉溺古典研读五六年时间。作品发表出版后，我就将这类写作放一放，想往小说方向转一转。最近一年多来，时间基本都用在读书上了，为写小说做些准备。十多年前，我写过一段时间小说，小有收获。并无大的写作计划。去年秋，试着写了一个中篇一个短篇，感觉不在状态，又停下了，继续读书思考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：从文章看，您的阅读是相当深入的。您有怎样的阅读习惯、偏好？有什么书特别值得推荐给读者吗？

夏立君：向广大读者荐书，感

觉很惶然。就免了吧。如面对我所了解的读者，会知道怎么荐书。每个人读何书、读书状态都是很不一样的。契诃夫说：“告诉我你读什么书，我就知你是什么人。”武汉封城至今，整40天了，一直在读书。不敢荐书，列一下这期间所读书吧。

巴里·布赞《时间笔记》（重读部分）

勒庞《乌合之众》（首次全读）
《变形记·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集》（重读部分）

卡夫卡《审判》（首次读，至三分之一处）

邓晓芒《灵魂之旅》（首次全读）

赵汀阳《论可能生活》（首次全读）

费洛姆《逃避自由》、《寻找自我》（重读大部分）。

彼德·沃森《思想史——从火到弗洛伊德》（上下卷。读至282页。）

还零星读了其他一些东西。非常时期，城市罕见地停止了人流车流，在书房里几乎捕捉不到外面任何声音了。病毒肆虐，世界沉寂。近日，不远处的工地复工了，传来了熟悉的声音，给人世界重生之感。我读哲学、心理学、历史等用时多于读文学。一生阅读大体如此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：您曾任中学语文老师十余年，应当比较了解中学生。当下中学生用于阅读的时间是有限的，您可否向他们推荐些书？

夏立君：教书是我第一份工作，最好的年华站讲台了。与兴奋点在文学上肯定有关，我不是个全力以赴的优秀教师，至今犹感愧对弟子。不过，我那时始终注意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，尽量多提供课本之外的东西。养成好的阅读习惯是关键，不但能解决写作能力问题，也基本解决了整体学习能力问题。我在媒体工作已二十年了，但一直关注教育，长期跑教育口。去年下半年，译林出版社决定出版《时间的压力》中学生读本，不久将面世。聘请语文名师担纲点评导读，篇幅作了压缩，降低了阅读难度，中学生当能读进去。对此，我是欣慰的。

向中学生荐书，我略觉有点底气，但具体荐何书，又觉惶惑了。举几种我学生时代特别喜欢的书：《小银和我》（希梅内斯著）《傅雷家书》《严文井童话》《致小读者》《世说新语》等。但没有哪本书非读不可。学生应根据个人情况，有针对性地选择读物。优秀古典诗文对筑牢语文根基特别重要，传统蒙学《幼学琼林》《格言联璧》等读物，仍具学习价值。总之，要循序渐进，读写结合，以读促写。